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十二回 宴水樹原土規構豐 砸煙燈錢同秀爭風

這書所講的，俱是詞人墨客，文酒風流。如今，卻要序出兩個極不堪的故事。你道是誰？一個是杜采秋此刻的冤家，一個是劉秋痕將來的孽障。這話怎說呢？慢慢聽小子道來。去年大兵駐紮蒲關時候，預備船隻，原土規借此科派。經略聞風，立刻根究。本上司怕有人訐發出來，替擔處分，就將土規平日惡跡全揭出來，坐此撤回。他這缺是個好地方，土規做了一任，身邊很積有許多錢。平素與苟才酒肉兄弟，曉得苟才和荷生的同年梅小岑，是個世交，便想由此門路，夤緣回任。

你想小岑是個正人，又知道荷生是一塵不染的，如何肯去說這樣話，討這種情？祇小岑面皮極軟，掙不脫苟才的糾纏，便推在荷生身上，說是「荷生堅說不能為力」。土規因此忿恨荷生，比參他的人更加十倍。並疑先前撤任，俱係荷生所為。其實，土規不自構豐，荷生那裏認得土規這個大名！

你道他怎樣構豐呢？原來他家用一老媽吳氏，係代州人，與采秋的媽賈氏，素有往來。便花些小錢，結識起來。這土規太太就和賈氏語言淡洽。臭味無差，彼此饋遺，十分親熱。

一日，賈氏要請原太太一逛園，原太太說道：「這卻不必，祇我們老爺說，要借貴園請一天朋友，不知你答應不答應？」賈氏是個粗率的人，便說道：「這等小事，我怎的不答應！我們這園，原是借人請酒的，老爺如肯賞臉，天天到我們園裏請酒，就是我們造化了！」原太太說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現在你那偷國，是大營韓師爺走的，如何肯給我們請酒呢？這是我的情分，打擾你姑娘一天，便教我臉上好看多了。你能做得主不能呢？」賈氏笑道：「園是我置買的，韓師爺難道能佔去我的園麼？生客不見，這也是我那呆女兒的主意。其實，我們吃這一碗飯，那裏認得如此清楚。而且你我何等情分，我這園子就像你家的一樣，千萬不可存了彼此的心。老爺到我家，還敢比做客麼？就借我們的園請一百天酒，我的女兒也應該出來伺候，何況一天呢？」原太太道：「你且回去與你姑娘商量。」賈氏道：「不要商量，你對你們老爺說，是我已經答應了，憑老爺吩咐那一天，上下酒席，我一起包辦吧。」原太太不勝歡喜，到屋裏取出三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老爺說過，就是明日，上下三席，銀數不敷，另日再補吧。」賈氏道：「三十兩銀盡夠開銷。老爺要明日，我就回去趕緊張羅，不然，怕誤事哩。」說畢，便坐車回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采秋依不依呢？咳！人間最難處的事，無過家庭。采秋是個生龍活虎般女子，無奈他媽在原家一力擔承，明知此事來得詫異，但素來是個孝順的，沒奈何祇得屈從。

次日，他媽便一早把水樹鋪設起來，催著采秋梳妝。日未停午，這原土規便高車華服，昂然而來。他媽徑行迎入水樹。兩廊間酒香茶沸，水樹上錦簇花團，土規得意之至，便請采秋相見。他媽叫丫鬢疊促連催，采秋不得不坦然出見。

正寒暄間，丫鬢招呼：「客到！」一個是錢同秀，一個是施利仁。采秋俱未會過，一一問過姓字。一會，又報：「客到！」祇見月亮門轉出三個人來：一個年紀四十多歲，兩個年紀都不上三十歲。采秋也未會過，到了水樹，彼此相見。

采秋正待一一致問，原土規指那穿湖色羅衫的，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姓卜，字天生。」指那穿米色縐衫的，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姓夏，字若水。」指那穿半截洋布半截紡綢的，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姓胡，字希仁。」采秋祇得應酬一遍。停了一回，又報：「客到！」采秋認得是苟才。

那苟才一路歡天喜地的喊進來道：「望伯，望伯！好闊呀！今日跑到這個地方請起客來！」口裏說話，臉又望著大家，踉踉跄跄的走來。不想從西廊轉過水樹，這過路亭是一道板橋，他趾高氣揚，全不照管，便栽了一交。大家不禁哄堂起來。他人既高，體又胖，這一栽，上身靠在欄杆上，將欲爬起，用力太猛，祇聽「咕咚」一聲響，連人連欄杆，一起吊下水去了！

幸是堤邊水淺，采秋忙叫丫鬢，傳進兩個打雜，下去扶起。雖無傷損，卻拖泥帶水，比落湯的雞更覺難看。打雜的乖覺，將他送至園丁的一間小室中。原土規和大家都跟來，教他站著，不要動，招呼他的跟人，替他收拾。又吩咐自己跟人，飛馬到他家裏，取了衣衫鞋襪，給他換上。鬧了半天，纔把這個落水的人洗刷得乾淨了。

不想胡耆又弄出笑話來。你道為何？他出來解手，想四面遊廊都係斗大的磚砌成，萬無給人撒溺之理。陡見廊盡處，有一個白磁青花的缸，半缸水和溺一樣，聞之也有些臭味，想道：「采秋實在是闊，連溺缸都如此華麗！」剛把衣衫摺起，溺了一半，一個丫鬢瞧見，喊道：「那溺不得！那是娘灌蘭花的豆水！」大家聽見，又是一場哄堂大笑。倒弄得胡耆溺不是，不溺又不是。勉強溺完，自覺赧顏，上來祇得假做玩賞荷花，倚在欄杆邊。夏旒看見，笑道：「希仁，站開些，不要又吊下一個去！」說的大家又哈哈的大笑了。

一會擺席，錢、施、苟三人一席，原土規自陪。胡、夏、卜三人一席，采秋相陪。原來這偷園中，所用酒器及杯盤之類，均係官窯雅製及采秋自出新樣打造。饌酒精良，更不必說。這幾人除了苟才、原土規在官場中伺候過幾年，其餘均係鄉愚，乍到場面，便覺是從來未見之奇，早已十分詫異。

酒過數巡，土規忽望著卜長俊道：「貴東幾時可以署事？聽說不久可以到班，吾兄是要發大財的。」卜長俊道：「敝東秋間就可以代理，且是一個呆缺，別人奪不去的。」夏旒接口道：「前日奉託轉賣與貴東的幾樣東西，不知已看過否？兄弟近日手頭甚窘，頗望救急。」卜長俊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前日東家下來，一臉怒氣，坐了片刻，我也不敢問他，忽然又進去了。這件事祇好看機會吧。」

隨又說了些何人補缺，何人借賑，何人打官司。又說道街上銀價如何，家中費用如何，總無一句可聽的話。那采秋如何聽得，便推入內更衣去了，吩咐紅豆帶著小丫鬢輪流斟酒。直到上了大菜，纔出來周旋一遍。大家都曉得，這地方是不能胡鬧的，也不敢說甚麼。

采秋卻自在遊行，說說笑笑。也不調侃眾人，也不貶損自己，倒把兩席的人束縛起來，比入席之時還安靜得許多。采秋轉恐他媽看得冷落不像，叫小丫鬢送上歌扇，說道：「我是去年病後，嗓子不好，再不能唱了，他們初學，求各位老爺賞他臉，點一兩支吧。」

於是一席公點一支。紅豆彈著琵琶，領著小丫鬢唱了二支小調，天就也不早了。土規大家說聲「打擾」，一哄而散。

原土規從此，逢人便將采秋怎樣待他好，怎樣巴結，還有留他住的意思說開了。這是後話。

且表那日，賈氏喜歡得笑逐顏開，采秋卻正色道：「媽！這是可一不可再呢。我這回體媽的意，媽以後，也該曉得我的心纔好呢。」賈氏笑道：「我明白就是了。」

看官，你道采秋今天的情事，倘令秋痕處之，能夠如此春容大雅否？不要說今天這一天，就昨天晚上，不知要賠了多少淚，受了多少氣哩。可見人不可無志，亦不可無才。

閑話休題，聽小子說那錢同秀一段故事。同秀自五月初四至省，那一夜就被施利仁拉往碧桃家來。開著煙燈，三個人坐在一炕。同秀見碧桃一身香艷，滿面春情，便如螞蟻見膾一般，傾慕起來，說道：「似你這種人材，須幾多身價哩？」碧桃一面替他燒煙，一面笑道：「給你估量看。」同秀道：「多則一千，少則八百。」碧桃點點頭。利仁道：「你就允出八百可耗羨錠，取去吧。」同秀躺下，笑道：「怕他嫌我老哩。」碧桃笑吟吟的將煙管遞給同秀，說道：「祇怕老爺不中意。五十多歲人就算是老，那六七十歲的連飯也不要吃了。」

說著，將自己躺的地方讓利仁躺下，倒起來吃了兩袋水煙。出去與他媽講幾句話，進來便躺在同秀懷裏，看他手上的羊脂鐲子。同秀把一條腿壓在碧桃身上，將上的一口煙一人吹了半口，重燒上一口遞給利仁。三人一面吹，一面談，直至三更天。同秀原

想就住在那裏，倒是礙著利仁，不好意思。利仁也看出，故意倒催同秀走了。

次日，芙蓉洲看龍舟，二人見面，復在一席。那晚散後，同秀是再挨不過，便悄悄跑到他家。碧桃接入臥房，開了煙燈，笑嘻嘻道：「席散許久，你怎不來呢？」同秀道：「我去拜客，不想天就快黑了。施師爺今夜不來麼？」碧桃道：「他和我說，席散後就要出城，幹個要緊的事，明日纔能回家。」

當下同秀卸了大衫，就躺在碧桃身上，吹了一管煙，笑吟吟的道：「你真不嫌我老，我今夜就住在這裏了。」碧桃笑道：「你再老二十歲，我也不給你走。」一會，兩人說說笑笑，就在煙燈旁邊胡亂成局。

自此作衣服、打首飾。碧桃要這樣，同秀便做這樣；碧桃要那樣，同秀便做那樣。每一天也花幾十吊錢，連老鴿、幫閑、撈毛的，沒一個不沾些光。好在同秀到這個地方，便揮金如土，毫不慳吝。

其實，碧桃與利仁是個舊交。以前也曾花過錢，到後來沒得錢了，轉是碧桃戀他生得白皙，又雄赳赳的人才，雖非如意君，也還算得個在行人。鴿兒愛鈔，姊兒愛俏，所以藕斷絲連，每瞞他媽給他許多好處。祇可憐同秀，如蒙在鼓裏。

一日，同秀醉了，乘著酒興，便向碧桃家走來。見大門未關，便悄悄的步入院子，一家俱無動靜。上房、廂房，燈光都不明亮，徑進堂屋，房門卻關得緊緊的。微聞裏面一陣雲霧滯雨之聲，生辣辣的突入耳來。當下同秀掀開簾子，將腳把門一踢。不想門雖踢倒，同秀的酒氣怒氣一齊衝上心來，人也倒了。

碧桃和那人正在好處，忽聽「嘩喇」一聲，驚得打戰，忙把煙燈吹滅，倒轉喊他媽：「拿火！」他媽從睡夢中聽見響，又聽見他女兒厲聲叫喚，陡然爬起，應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剔起燈亮，點著燭臺。剛掀簾子，瞥見有個人影出去，疑是猴兒，便叫一聲，不見答應。再瞧大門，是洞開的，說道：「這時候門也不關，猴兒跑到那裏去？」碧桃不敢下炕，急得喊道：「先拿個火上來吧！」

他媽忙著閉上門，趕到碧桃屋裏。祇見門扇倒在地下，一個人覆在門上，煙燈已滅，碧桃坐在炕沿上係褲帶。急將燭臺將那人細瞧，卻是錢同秀，酒氣醺醺，流涎滿口。便問碧桃道：「怎的？」碧桃道：「我好端端的，在煙盤邊睡著了，曉得他是甚麼時候來！也不叫人，就這樣的拍門插戶，驚醒了人，他卻挺倒了。」那婆子一面聽碧桃說話，一面將手摸著同秀的額，卻是熱熱的，便說道：「他醉了。」碧桃就也下炕瞧著，反笑起來。婆子將煙燈點著，說道：「你叫他醒吧。」碧桃道：「我憑他挺著，叫他做甚麼！」

婆子不過意，將手絹把他唾涎抹淨了，連聲叫著。忽聽見打門，婆子一面答應走去，一面說道：「施師爺是甚麼時候走的？我怎麼一躺就全知道了？」開起門來，看是猴兒，便罵道：「小崽子！你跑了，也不叫人關門。」絮聒一會，便叫他幫著扶同秀上炕，把門上好。

這同秀到了三更，纔醒過來，見碧桃坐在身邊，笑容可掬，眉目含情。便將手攏將過來，說道：「我是甚麼時候來的？」碧桃笑道：「你還問嗎？你酒醉也罷了，怎的把門踢倒，卻挺著屍不言語，害得人家怕得甚麼似的！」同秀醒後，把以前情事通忘了，這會碧桃說起，倒模模糊糊記起來。碧桃見他半晌不語，便問道：「你想甚麼呢？」同秀道：「想你二更天時做得好夢！」碧桃笑道：「你胡說，我又做有甚麼夢！我做我的夢，你怎麼又知道呢？」同秀便把踏門的緣故，轉說出來。碧桃便哭起來，叨叨絮絮，鬧個不休。同秀祇得左一揖陪不是，右一揖陪不是，說道：「總是我醉糊塗了，下次再不吃酒吧。」自此，又好了十餘日。

一日雨後，同秀帶了一帕子的，南邊新到的菱角和鮮蓮子，坐了車，向碧桃家來。纔到胡同，早見門首有一輛車停住。下車，便認得那輛車是利仁坐的。同秀車夫向車中取過那帕子，恰好猴兒出來。

同秀就跨進門來，猴兒跟著，同秀不許他聲張，悄悄向上房走來。祇聽得利仁說道：「吃一個乖乖算吧。」同秀便搶上一步，將簾子一掀。祇見床上開著煙燈，碧桃坐在利仁懷裏。利仁一隻手兜在碧桃肩上，瞧見同秀，急行推開。同秀這一氣，真是髮上沖冠，一手將帕子內包的東西向碧桃臉上摔來，一手將煙燈砸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們做了一路！」就怒氣沖沖的出來上車，馬上叫跟班收拾，搬到店裏。

後來花了五百金，買定一妾。進門那一日，辦了數席酒，叫了一班清唱相公，請他那相好的財東和苟才、原土規諸人。

正在熱鬧，不想碧桃母女披頭散髮，坐車而來。一下車，就像奔喪一般，號啕大哭，從門前大鬧進來，家人打雜人等都擋不住。同秀跑開了，他媽將頭向牆上就撞，碧桃又拿出小刀來，向脖子要抹，十餘人分將按住。碧桃就躺在地下，大哭大嚷，聲聲祇叫錢同秀出來。街坊鄰右和那過路人，擠滿院子。那怕事的財東看見鬧得不像，早都跑了。祇剩下苟才等酒肉兄弟，和那萬分走不了的幾個伙計，做好做歹的勸。無奈兩個潑辣貨，再不肯歇手，直鬧到定更。

大家曉得，此事是背後有人替他母女主張。祇得找著同秀，勸他看破些錢，和他媽從兩千銀子講到一千兩，纔得歸結，天已發亮了。這苟才等，今天真是日辰不好，喜酒一杯不曾吃上口，倒賠嘴賠舌跑了一夜。正是：

執鼠之尾，猶反噬人。祇有羅漢，獅象亦馴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